

万物

## 风扇凉面

□ 申功晶

20世纪,在空调没有盛行的年代,电风扇成了消暑“神器”。在我的家乡,风扇不仅给人吹来了凉意,还把面吹成了一道应季凉食。一入夏,苏州人最心心念念的事情莫过于一边吹着风扇,一边吃着用风扇吹出来的凉面,想想就舒服。

年少时,每逢暑假,父亲每天早起为我准备好午饭后,才安心去单位上班。为图省事,他经常会做一盘风扇凉面。在旧时苏城面馆,一套传统意义上的风扇凉面,应包含一碗浇盖酱油的小面,一碟黄瓜丝、绿豆芽拌成的配菜和一份现炒的浇头。父亲说,他小时候跟随祖父去面馆,凉面上桌,祖父在开吃之前,先浇一勺调好的秘制卤汁,然后将配菜倒入碗里搅拌均匀,倒上浇头后,即可一边吹着风扇,一边享用凉面。

父亲做凉面,自有一套章法流程。他把加了碱、鸡蛋的小面放入蒸笼蒸至六分熟,再入沸水煮,捞起沥干。给热面降温通常有两种法子,一是过水,即用冷水过几遍,直到凉得透透,再捞入碗里;二是吹风扇,就是将热面条撒在案板上,让风扇吹,这样处理的面条外凉内热,口感劲道。一碗凉面的神韵,重在调料。地道的风扇凉面,要放上特制的虾籽酱油。虾籽酱油外观与普通酱油无异,打开一看,深橘红的虾籽粘在瓶口微微泛光。这种佐料的鲜,是虾籽的鲜甜与酱油的鲜咸相结合。熬制虾籽酱油是个细致活儿,需等到四五月,选用抱籽河虾,刮出虾籽,洗净、晾干备用,在锅里加酱油、姜、葱、酒、冰糖,煮开、撇去浮沫,再倒入虾籽,用文火慢熬。虾籽煮熟后,虾的鲜味才能被完全释放出来。等面条被风扇吹凉透后,倒上一点点虾籽酱油足以提鲜、提香,这时的凉面才有了灵魂。至于配几样浇头,大可丰俭由己。我最喜欢父亲给我煎两个溏心荷包蛋,凉面端到面前,大口下肚,鲜甜劲爆的虾籽裹挟着爽滑的面条,感受粒粒虾籽在口腔里的炸裂之感,混成夏日里舌尖上的交响乐,吃一口就停不下来,要吃个盘底朝天才过足了瘾。一碗清清凉凉的面条下肚,带着清清爽爽的气息,如一阵凉风拂过,吹散了盛夏的燥热,吃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。

高考结束后,我为了赚点学费和生活费,到郊外一个工地搬砖。时值七八月,工地食堂供应的伙食本就难以下咽,加上暑热缠身,我食欲不振。我每天吃得极少,加上要干较重的体力活,一周下来,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工友说,吃不下饭,哪有力气干活。他便带我去附近一家小面馆换换口味。看到菜单上写着特供风扇凉面,想起父亲做的风扇凉面,我立马来了精神。只是看到牌目上琳琅满目的浇头种类,顿时难以选择。老板似乎一眼看出了我的心思,说:“要不,来一碗炒肉面尝尝,这是咱店招牌,保管你吃了,下回还来!”我便点了一碗。我和工友吃一口凉面,喝一口冰啤,好不惬意。

这碗风扇凉面,在我的人生里程碑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,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挣饭吃。转眼又一夏,炎炎夏日让我格外怀念那一碗炒肉馅凉面。于是,我到单位附近一家新开张的苏式面馆,风扇凉面是当季的特供美食,只是价目牌上的浇头品种愈发“高大上”,有小龙虾、鲍鱼、蟹粉蟹黄……我踌躇片刻,要了一碗炒肉凉面、一个荷包蛋,外加一瓶冰镇柠檬汽水。炒肉馅还是原来的味道,荷包蛋却不是溏心的。毋庸置疑,我现在的吃相较于少年搬砖时文雅了许多。喝一口柠檬汽水,透心凉。此刻,突然刮来一阵凉风,它吹走了炎炎暑热,吹来了那段最让人怀念的时光。

闲话

## 何必是太阳花

□ 麻小丽

单位院子里有一大块空地,多年以来,一直任由各种杂草恣意生长。今年春天,有人提议大家利用闲余时间翻土、除草,把荒地开辟为花园。经过规划,园子里种上了玫瑰、三叶草。靠近大门的地方,大家决定种植一些娇艳的花朵。于是,同事从网上购买了太阳花的花籽。

我们很快就收到了花籽。大家加班加点,为花儿创造更加舒适的生长环境。有人用筛子将土壤中的石子筛去,有人拿来了家里的花肥,还有人自告奋勇负责给花儿定期浇水。几个年轻的同事已经在讨论花开时如何发朋友圈。直到看着一粒粒花籽安睡在松软的黄土中,大家才心满意足。每次在门口相遇,大家免不了要谈论太阳花的习性,想象着盛夏时太阳花开放时的姹紫嫣红。无论谁路过花田,都会观察它的生长变化。

终于,花籽发芽了,嫩绿的枝叶星星点点,犹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绿宝石点缀在肥沃的土地上。小嫩苗一天天长大,没过几天,翠绿的叶子就铺成了一片,它们你推我挤,随风摇头晃脑。茂盛的绿叶给了

人们无限的希望,任何人看到都会说:“过几天,它们一定会开出娇艳无比的花朵。”

那几天,我和孩子因高考志愿产生了分歧,他想选艺术类院校,我却希望他选择理工类,在我看来理工类更容易就业。可是儿子却非要读美院,学习漫画,说以后梦想给孩子们画阳光少年作为教材插图。

我正在和同事谈论这几日的焦虑时,一位同事惊呼:“开花了!快看!开花了!”我转过头望向窗外几个月前种的太阳花。我心事重重地看向花时,一位同事说:“糟糕!这不是太阳花,这像油菜花呀。”我诧异地走近去看,果然是油菜花。

购买花籽的同事气急败坏,说:“上当了,上当了。我明明买了太阳花籽,怎么发的货是油菜花籽,真是煞风景!”

失望瞬间弥漫开来。这时,一位同事说:“大家别这么沮丧。你们看,油菜花很美呀,而且比太阳花开得更灿烂呀。”

我定睛一看,只见油菜花在碧绿的枝头昂首挺胸,一朵朵金黄色的花儿似

乎在眉开眼笑,无视大家的失望。一簇簇油菜花,绿叶映衬着黄色花朵,别有风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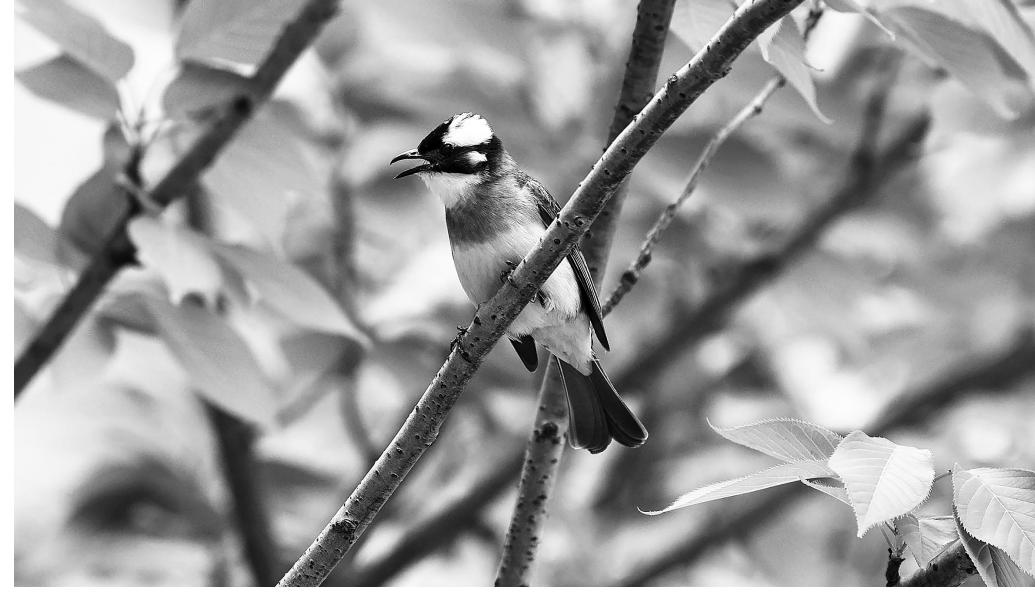
大家都离开了油菜花,走进了办公楼,只剩我一人独自观赏油菜花。抬眼望去,密密匝匝的金黄花儿,是院子里独特的风景。尤其是看到它们那气宇轩昂的样儿,我心中又多了一份怜爱。

这丛油菜花,多像未来不可估量的孩子。父母都希望孩子有个好未来,然而,有的孩子在父母期盼他成为医生的神情中学习绘画,有的孩子在父母一心让他成为公务员的路上开始创业……留下一批批失落的父母独自烦恼。

我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孩子,他多像这丛油菜花呀。我一心想让他选择理工类院校,可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,像油菜花一样开自己的花。

我突然懂了,为人父母大可不必如此烦恼。无论是什么花,当它傲然挺立绽放时,它就是最美的存在。人生或许没有那么多设定好的完美,只要自己喜欢,就是最灿烂的“油菜花”。

这丛油菜花是院子里最美的风景,何必非要是太阳花!



人物

## 玉米地里的母亲

夏日歌者

徐群 摄

地里的玉米长得很茂盛,玉米地像是绿油油的水,“哗啦啦”在荡,深幽,不见人。

我亮开嗓门,连喊了几声“妈”。这声音一钻进玉米丛里,像是被磁铁吸收了似的,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过了一会儿,茂密的玉米地里便传来声响。只见玉米地的深处,玉米叶不断摇晃,玉米被一棵一棵地掰开,最后冒出个黑黑的人影来。定睛一看,是母亲。她的头上挂满了细碎的、枯黄的叶片。硬硬的叶子把她的头发搅得乱蓬蓬的,脸是汗涔涔的,一双沾满黄泥的手不断地擦拭,原先就蜡黄的脸被手上的黄泥擦得更黄了。她浑身湿透了,粗布衣服印出一层层清晰可见的盐印。接着,我听到温柔的问候:“回来啦,没生活费啦?”然后她直直走向一堆乱草,从旁边拎起一件皱巴巴的外衣抖了抖,摸出几张同样皱巴巴的钱递过来。她又用那外衣擦了擦汗,说了一句:“阳光太毒辣了,我到玉米地里乘凉去了。你赶快回家,帮我弄点饭菜。”边说边提着把锄头,钻进玉米地,不一会儿就没了影子。

到玉米地里乘凉?也许是吧。玉米那密密匝匝的叶子把刺眼的阳光严严地挡住了,玉米地看上去很凉爽。可我还是心生疑虑:既然很凉爽,那为什么每次我找到母亲时,她总是汗涔涔的?我曾经尝试着钻进玉米地,但都被母亲赶了出来。她说我年纪小,肉细嫩,玉米叶子很硬、很锋利,怕伤了我。看着母亲的脸、手,我的心隐隐作痛。她的脸上布满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,裂着一道道或长或短的疤痕,那都是锋利的玉米叶不断地在脸上划来划去留下的;手很瘦,感觉只剩着一层薄薄的皮在包着。我很惧怕玉米叶,但幼年的我很困惑:母亲怎么那么迷恋玉米地?整天待在里面。于是,有一次,趁着母亲叫我给她送水喝,我偷偷溜进了玉米地,体验了那说不出的滋味。

那时,阳光无比灿烂,我像炎热的夏天里碰到一潭清水的小鱼溜进了玉米地。先前,躲在玉米地边缘时的感觉真不错:风习习地吹过,毒辣的阳光只能无奈地从旁边滑过。但人越往里钻,风的感觉越来越小,一棵棵挺拔的玉米伸出那锋利的叶子,凶凶地,要拦

住我。我小心翼翼地拨开,谁知拨开了一片叶子,另一片叶子又从背后弹过来,狠狠地在后脖颈划了一下,辣辣的。前面的玉米叶更是纵横交错。面对这些凶煞恶神般的叶子,我根本无法招架,不时地被它们划着。里面一丝风也没有了,让人有点窒息。原来是玉米叶已经把风死死地挡在了外面,透不进一丝风。

我满头大汗,迷蒙中,看见了玉米地里的母亲:瘦小的身子在玉米地里急切地穿梭,弓着腰,像是一棵瘦小的玉米,挥舞着锄头,给每棵玉米松土施肥,扬起的锄头把玉米叶碰得“哗啦啦”响。原来,母亲的乘凉是这么回事。母亲为什么要骗我?正纳闷着,只听母亲大喝一声:“谁叫你进来的?”那有力的声音像是在骂我做错什么事情似的,我赶紧说是来送水。她像是有什么不满,让我把水壶放在玉米地边就行,赶快出去,否则叶子会伤了脸面,而且蚊虫很多,我会遭到左叮右咬。于是,我像做贼一样逃出了玉米地。

想不到,玉米地竟然如此凶恶。而玉米地里淳朴的母亲,竟然说了谎话。

□ 莫景春